

# 我家的教育情怀

■刘文静

我是沧州市实验小学的一名教师,任教23年来,一直从事语文教学及班主任管理工作。我出生于教育世家,我的姥爷、爸爸、妈妈、阿姨、姐姐和弟弟妹妹等十多人都是教学一线的人民教师,并且个个优秀。2009年5月,我的家庭被评为“河北省优秀教育世家”荣誉称号。

小时候,一家人热衷讨论的话题都是教研、教改、教学动态,每次家庭聚会都成了教学探讨研究会。在我看来,“爱和责任”就是一份家国情怀,这一切又始于教育情怀,益于家庭的熏陶。

姥爷王焕琪,今年已经94岁高龄。每当他说起从教史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思路可谓清晰明朗。新中国成立后,姥爷参加了师资培训,成为一名老师。后来,又考入县立师范学校,毕业后继续任教。

姥爷说,那时学校破旧,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,学校招收学生的年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。那个年代,劳动和学习相结合,主张读书不忘劳动,学校可以建工厂、种地。那时,人们对上学的意识还不是很高,能够吃饱穿暖,就是最大的追求。国家恢复高考了,作为文教局长的姥爷意识到,国家越来越需要人才,着手抓教学质量,抓教师队伍的建设。

姥爷是沧州市技工学校的校长兼党委书记,且是该校的主要创始人。姥爷经常对我们说:“教育工作是我喜欢的事情,我们要努力工作,不能忘记党的恩情。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。”

每次去看望姥爷,我们都得聊聊工作上的事情,汇报近期的工作状况。学生们去了,就说说学习上的事,还会经常在一块探讨教学上的一些问题。

姥爷有6个子女,其中有3个女儿从事教育工作,这一直是姥爷欣慰的事。我的母亲王悦琴,沧州市育红小学教师,现已退休。一生从事教育工作,多次获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等荣誉。

作为第二代教育人,母亲说:“落后就要挨打,知识改变命运。”这也是小时候姥爷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

那时候,有句俗语叫“土台子,泥孩子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当时的教学条件。那时候的课桌都是用土坯子垒成的一个个小方墩儿,这就是孩子们的课桌。后来,课桌的桌面换成了砖面,孩子们上一节课,两个胳膊上蹭的全是土。后来,桌面变成了木头的,孩子们很高兴,但是物质匮乏的年代,尽管是木头桌面,也是左一个窟窿右一个窟窿,坑洼不平。除了桌面,黑板更是可怜,土做的板面儿,用墨汁一遍遍粉刷,而且每学期要刷好几次。后来,黑板就变成用洋灰磨成,然后再加工……总之一年比一年好。

## 家风故事

每当说起教育往事,母亲就开始滔滔不绝……童年时,我们在农村生活,妈妈重视学生的学习,白天上完课,晚上去家访,作业来不及处理,经常带回家里批改。我就在一旁给妈妈当小助手,妈妈批改好了,我就帮她算分数。因为条件艰苦,家里又经常停电,每次妈妈都是熬夜到晚上12点多才能把所有的工作做完。

我的姥爷、母亲,以及其他家人让我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。因此,从我记事起,对自己今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没有动摇过,那就是当一名教师。师范毕业后,我就任教于沧州市实验小学,这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百年老校。

姥爷说:当一名合格的老师,得时刻记住为人师表,教书育人。老师的清贫,但桃李满天下,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

有一次我带4岁的女儿去了学校,回到家后,她把自己的洋娃娃排成一排,搬了个小板凳,坐在它们面前,给它们上课,那神态和语气还真挺像回事儿。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将来也从事教育这个行业,这不仅是我们家的一份传承,也是一种荣誉。

## 大千世界

### “喝鸡人”老娄

■白世国

少年时的见闻,如一副古朴的风俗画卷。村中小路曲折,繁茂的树木遮蔽着土坯院落。那里鸡犬相闻,炊烟袅袅。

每天清晨,唤醒我们的不是雄鸡啼鸣,而是西河头老娄悠长的吆喝:有鸡的卖……有鹅的卖……底气浑厚,抑扬顿挫。老娄串乡吆喝,买鸡、鹅等家禽,这一行当俗称“喝鸡”。他50多岁,个头不高、面容消瘦,风尘满面。一辆自行车,两个铁丝鸡笼,一杆秤、一个网罩,是他谋生的全部家当。

“西河头,“喝鸡”、卖油”,西河头是我们邻村,大部分人靠“喝鸡”谋生,足迹遍及周边百里。老娄是西河头“喝鸡”行当的领头人,他说,谁“吃”哪片儿有约定,一般不越界。如果在某个村庄偶遇,大家坐下来聊聊天,再分头“喝鸡”。在约定的时间、地点集合,在深沉的夜幕里结伴归乡。

老娄挣的是辛苦钱,顶着晨星出发,深夜方归,栉风沐雨,饱尝艰辛。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,尽量赶在家禽还没进食前到,这样买着合算。老娄舍不得在外买饭吃,怀揣饼子,中午去饭铺花几毛钱请人家给烙成饼子汤。

老娄常和乡亲们闲聊,增进感情,聊着聊着生意或许就来了。老娄常说一些与鸡有关的俗语:鸡拿耗子猫打鸣,乱套了;你吃鸡鸭肉我啃窝窝头,各享各的福;拔了毛的凤凰,不如鸡……让人欢笑之余感悟人生哲理。

有天清晨,老娄如约而至。母亲想卖掉一只公鸡,但它已经预感到危险,逃到墙头上。它身旁簇拥着几只母鸡,面对撒在地上的一把高粱也不为所动。母亲疑虑:“这还能逮到吗?”老娄说声“不碍紧儿”,长柄的罩网隐在身后,眼睛的余光瞄着公鸡,慢慢凑上前去。尚有四五米远时,他突然“嗽”地喊了一声,那些鸡吓得四处飞逃。老娄一挺腰,纵步向前,罩网悠悠间探过去将展翅欲逃的公鸡凌空扑住。

至今,我仍记得老娄道一声“不碍紧儿”时的语气、神态,表现出的沉稳与自信是许多人不具备的。

老娄将买来的家禽转卖到城里的饭店、烧鸡铺,赚取微利。有时他忙于“喝鸡”,老伴和孩子拉车把几百斤活禽送到城里。西河头的“喝鸡人”都是这样子,不辞辛劳,全家人齐心协力为了美好生活努力向前。如果哪个“喝鸡人”动歪心思,欺瞒买家或卖家赚取昧心钱,会受同行鄙视:坏了西河头“喝鸡人”的名头。

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养一群鸡,攒鸡蛋卖钱,买油盐酱醋。春天易闹鸡瘟,老娄消息灵通,提前提醒大家买些土霉素拌到鸡食里预防,或者把鸡放进红薯窖隔离。闹鸡瘟期间,老娄不出来做生意,担心传播病毒。听不到他的吆喝,村庄里少了些许生动。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西河头的“喝鸡人”改行种植蔬菜,凭着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过上了富裕日子,村庄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有了新的社会风俗,老娄他们抑扬顿挫的吆喝声悄然走进了光阴深处。

## “双争”有我 家风传承

2023年沧州市善美家风故事

## 岁月从不败美人

■许慧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身边被一些“抗衰老”的医美项目广告包围。在这样大力度的宣传效果之下,很多女孩子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容貌焦虑中,每天恨不得照上八百次镜子,看看自己的容颜是否又衰老了。容貌焦虑,已然成为了一种大众担忧的趋势。

我也曾被这种焦虑所困扰,对自己的“美容时间规划”要求得相当严格,什么保湿水、美白霜、抗皱精华等基础护肤,再加上定时定点去做面膜、湿敷,最后不仅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,还看不出一点效果,倒是把自己整了个满脸过敏,吃了很久的抗过敏药才见好。每当做完一次护肤以后,我都会臭美地照上好半天镜子,只是镜子中的那个人,不管多美,眼睛里也常常是萦绕着一层空洞与忧愁。

那一期的《朗读者》如约而至,推开门的那一刻,董卿和陈数两人步伐一致,浅笑依然,迎光而至,不骄不燥地走到观众面前。所有的不安、焦虑都被卷进空气,低入尘埃,随着她们落脚站定,再无踪迹可循。那一期两人同等对坐,却分不出谁是主角,或者说,她们耀眼得都像是主角,不凡的谈吐、稳定的情绪,果然是

应了那句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姐姐们如此优雅得体,让我明白:这才是惊艳时光的美。

我永远记得那句,“这样的一种态度,可能也是在20岁的时候所不具备的,所以上天很公平啊,它在给我们皱纹,甚至给我们白发之后,也会给我们智慧”。原来,容貌和时间,并不冲突。真正的美,恰恰是时间沉淀后所赋予我们的知性大方。

从那以后,我不再纠结于那些所谓的美丽容颜,而是用有限的时间去读更多的书,去看更广阔的世界,去记录每一个值得的瞬间。

读书,是因为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,文字可以;读书,是因为即使深陷泥泞,依然可以仰望星空;读书,是为了更通达,不固执,不偏执。内心的充实感早已代替了虚无缥缈的一切,脚下的路,与书中的故事不谋而合。我透过书,照见了自己,褪去了所有的浮华,只遵从内心的声音。那是从心底长出来的花,岁月洗礼之后,才愈加动人。再看镜子中的人,眼底渐渐有了一丝丝的光亮与明媚。

若有诗书藏于心,岁月从不败美人。灵魂的高度,才是你一生的高度。

## 人生感悟

## 花开诗旅

### 静秋

■姚凤霞

白露的一场微雨  
与秋风翩然相遇  
紫色的牵牛花爬满了野葡萄藤  
蚰蚰的叫声在耳边萦绕迴环

一只小小的绿蚂蚱  
弹落草尖儿上的露珠  
藏于草丛的幽翠之上  
暖暖的阳光  
蓝蓝的天空  
悠然间,一种说不出的  
安静悄悄袭上心头

或许,用不了多久  
再也寻不到它们的身影  
就像它们从不曾来过这里  
还好有我作证

### 【退休】

前生碌碌余生闲,  
天伦绕膝赏梨园。  
偶遇知己捧月醉,  
秋风绿蚁荡玉盏!

——赵福永

### 【乡村秋事】

农家小院里,到处是一番秋色。墙边葡萄架上,紫红的葡萄圆如珍珠,就要把葡萄架给压弯了。一场场秋雨落下来,一件件乡村秋事收藏在烟霞里。秋雨滋养下的泥土,带着庄稼人的希望和梦想,不停歇地一直往前走。

——董宁

#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土墙上的秋色】

土墙上,最为饱满的秋色,当属挂在墙头的果实。村里的乡人,很会利用泥土。他们在土墙根处,见缝插针般撒下几粒种子,有丝瓜的、南瓜的,也有扁豆的。到了秋天,土墙上已是枝枝蔓蔓一大片了。这一墙的果实,都是丰衣足食的好光景。

——司德珍